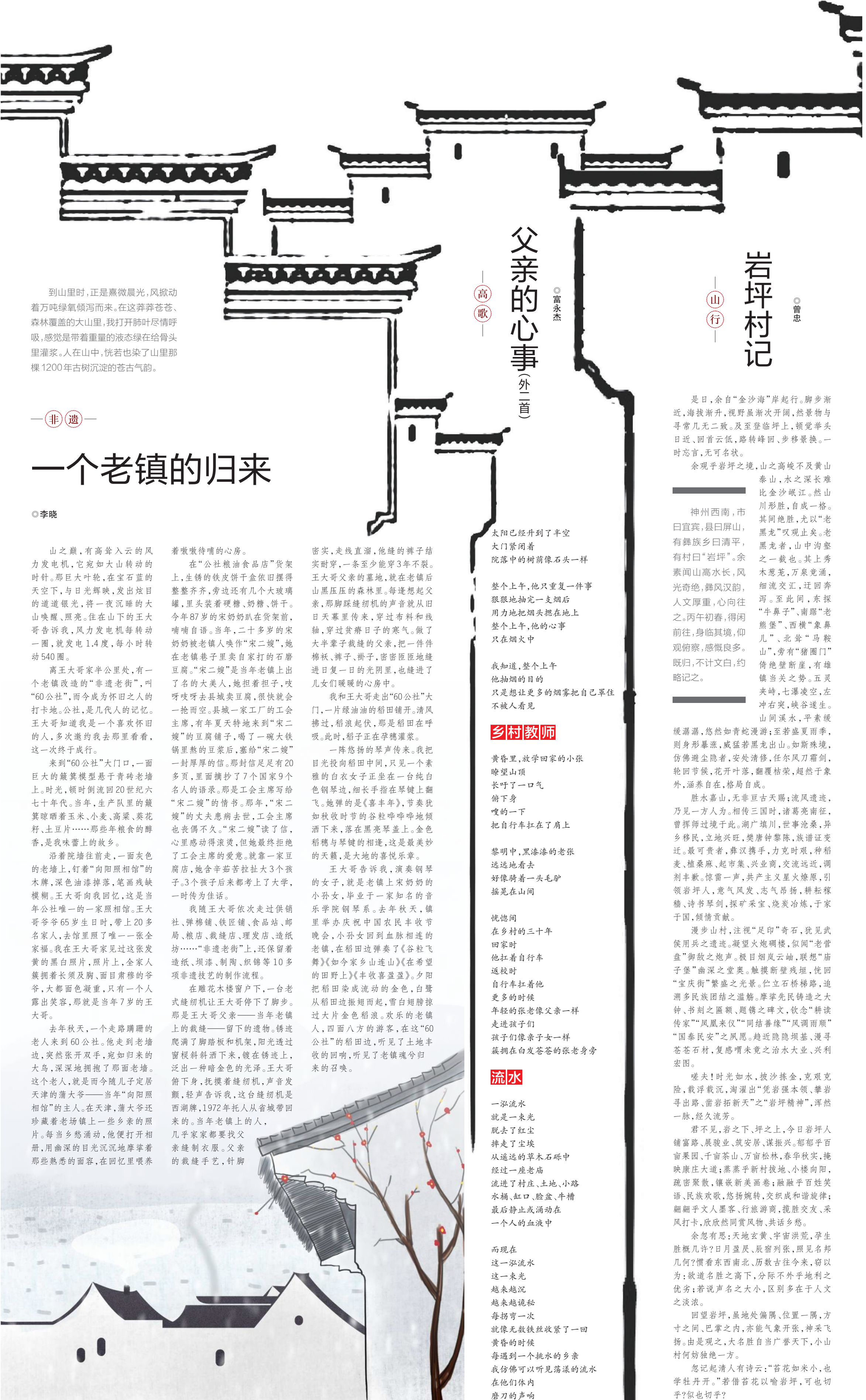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到山里时，正是熹微晨光，风掀动着万吨绿氧倾泻而来。在这莽莽苍苍、森林覆盖的大山里，我打开肺叶尽情呼吸，感觉是带着重量的液态绿在给骨头里灌浆。人在山中，恍若也染了山里那棵 1200 年古树沉淀的苍古气韵。

— 非 遗 —

## 一个老镇的归来

◎李 晓

山之巅，有高耸入云的风力发电机，它宛如大山转动的时针。那巨大叶轮，在宝石蓝的天空下，与日光辉映，发出炫目的道道银光，将一夜沉睡的大山唤醒、照亮。住在山下的王大哥告诉我，风力发电机每转动一圈，就发电 1.4 度，每小时转动 540 圈。

离王大哥家半公里处，有一个老镇改造的“非遗老街”，叫“60 公社”，而今成为怀旧之人的打卡地。公社，是几代人的记忆。王大哥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，多次邀约我去那里看看，这一次终于成行。

来到“60 公社”大门口，一面巨大的簸箕模型悬于青砖老墙上。时光，顿时倒流回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。当年，生产队里的簸箕晾晒着玉米、小麦、高粱、葵花籽、土豆片……那些年粮食的醇香，是我味蕾上的故乡。

沿着院墙往前走，一面灰色的老墙上，钉着“向阳照相馆”的木牌，深色油漆掉落，笔画残缺模糊。王大哥向我回忆，这是当年公社唯一的一家照相馆。王大哥爷爷 65 岁生日时，带上 20 多名家人，去馆里照了唯一一张全家福。我在王大哥家见过这张发黄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，全家人簇拥着长须及胸、面目肃穆的爷爷，大都面色凝重，只有一个人露出笑容，那就是当年 7 岁的王大哥。

去年秋天，一个走路蹒跚的老人来到 60 公社。他走到老墙边，突然张开双手，宛如归来的大鸟，深深地拥抱了那面老墙。这个老人，就是而今随儿子定居天津的蒲大爷——当年“向阳照相馆”的主人。在天津，蒲大爷还珍藏着老场镇上一些乡亲的照片。每当乡愁涌动，他便打开相册，用幽深的目光沉沉地摩挲着那些熟悉的面容，在回忆里喂养

着嗷嗷待哺的心房。

在“公社粮油食品店”货架上，生锈的铁皮饼干盒依旧摆得整整齐齐，旁边还有几个大玻璃罐，里头装着硬糖、奶糖、饼干。今年 87 岁的宋奶奶趴在货架前，喃喃自语。当年，二十多岁的宋奶奶被老镇人唤作“宋二嫂”，她在老镇巷子里卖自家打的石磨豆腐。“宋二嫂”是当年老镇上出了名的大美人，她担着担子，吱吱吱呀去县城卖豆腐，很快就会一抢而空。县城一家工厂的工会主席，有年夏天特地来到“宋二嫂”的豆腐铺子，喝了一碗大铁锅里熬的豆浆后，塞给“宋二嫂”一封厚厚的信。那封信足足有 20 多页，里面摘抄了 7 个国家 9 个名人的语录。那是工会主席写给“宋二嫂”的情书。那年，“宋二嫂”的丈夫患病去世，工会主席也丧偶不久。“宋二嫂”读了信，心里感动得滚烫，但她最终拒绝了工会主席的爱意。就靠一家豆腐店，她含辛茹苦拉扯大 3 个孩子。3 个孩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我随王大哥依次走过供销社、弹棉铺、铁匠铺、食品站、邮局、粮店、裁缝店、理发店、造纸坊……“非遗老街”上，还保留着造纸、坝漆、制陶、织锦等 10 多项非遗技艺的制作流程。

在雕花木楼窗户外，一台老式缝纫机让王大哥停下了脚步。那是王大哥父亲——当年老镇上的裁缝——留下的遗物。锈迹爬满了脚踏板和机架，阳光透过窗棂斜斜洒下来，镀在锈迹上，泛出一种暗金色的光泽。王大哥俯下身，抚摸着缝纫机，声音发颤，轻声告诉我，这台缝纫机是西湖牌，1972 年托人从省城带回来的。当年老镇上的人，几乎家家都要找父亲缝制衣服。父亲的裁缝手艺，针脚

密实，走线直溜，他缝的裤子结实耐穿，一条至少能穿 3 年不裂。王大哥父亲的墓地，就在老镇后山黑压压的森林里。每逢想起父亲，那脚踩缝纫机的声音就从旧日天幕里传来，穿过布料和线轴，穿过贫瘠日子的寒气。做了大半辈子裁缝的父亲，把一件件棉袄、裤子、褂子，密密匝匝地缝进日复一日的光阴里，也缝进了儿女们暖暖的心房中。

我和王大哥走出“60 公社”大门，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铺开。清风拂过，稻浪起伏，那是稻田在呼吸。此时，稻子正在孕穗灌浆。

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。我把目光投向稻田中间，只见一个素雅的白衣女子正坐在一台纯白色钢琴边，细长手指在琴键上翻飞。她弹的是《喜丰年》，节奏犹如秋收时节的谷粒哗哗地倾洒下来，落在黑亮琴盖上。金色稻穗与琴键的相逢，这是最美妙的天籁，是大地的喜悦乐章。

王大哥告诉我，演奏钢琴的女子，就是老镇上宋奶奶的小孙女，毕业于一家知名的音乐学院钢琴系。去年秋天，镇里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，小孙女回到血脉相连的老镇，在稻田边弹奏了《谷粒飞舞》《如今家乡山连山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丰收喜盈盈》。夕阳把稻田染成流动的金色，白鹭从稻田边振翅而起，雪白翅膀掠过大片金色稻浪。欢乐的老镇人，四面八方的游客，在这“60 公社”的稻田边，听见了土地丰收的回响，听见了老镇魂兮归来的召唤。

高歌

## 父亲的心事（外二首）

◎富永杰

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  
大门紧闭着  
院落中的树荫像石头一样

整个上午，他只重复一件事  
狠狠地抽完一支烟后  
用力地把烟头摁在地上  
整个上午，他的心事  
只在烟火中

我知道，整个上午  
他抽烟的目的  
只是想让更多的烟雾把自己罩住  
不被人看见

### 乡村教师

黄昏里，放学回家的小张  
瞭望山顶  
长吁了一口气  
俯下身  
嗖的一下  
把自行车扛在了肩上

黎明中，黑漆漆的老张  
远远地看去  
好像骑着一头毛驴  
摇晃在山间

恍惚间  
在乡村的三十年  
回家时  
他扛着自行车  
返校时  
自行车扛着他  
更多的时候  
年轻的张老像父亲一样  
走进孩子们  
孩子们像亲子女一样  
簇拥在白发苍苍的张老身旁

### 流水

一泓流水  
就是一束光  
脱去了红尘  
掸走了尘埃  
从遥远的草木石砾中  
经过一座老庙  
流进了村庄、土地、小路  
水桶、缸口、脸盆、牛槽  
最后静止或涌动在  
一个人的血液中

而现在  
这一泓流水  
这一束光  
越来越沉  
越来越诡秘  
每拐弯一次  
就像无数铁丝收紧了一回  
黄昏的时候  
每遇到一个挑水的乡亲  
我仿佛可以听见荡漾的流水  
在他们体内  
磨刀的声音

山行

◎曾忠

## 岩坪村记

是日，余自“金沙海”岸起行。脚步渐近，海拔渐升，视野虽渐次开阔，然景物与寻常几无二致。及至登临坪上，顿觉举头日近、回首云低，路转峰回、步移景换。一时忘言，无可名状。

余观乎岩坪之境，山之高峻不及黄山泰山，水之深长难比金沙岷江。然山川形胜，自成一格。其间绝胜，尤以“老黑龙”叹观止矣。老黑龙者，山中沟壑之一截也。其上秀木葱茏，万泉竞涌，细流交汇，迂回奔泻。至此间，东探“牛鼻子”、南踞“老熊堡”、西横“象鼻儿”、北耸“马鞍山”，旁有“猪圈门”倚绝壁断崖，有雄镇当关之势。五灵夹峙，七瀑凌空，左冲右突，峡谷遂生。山间溪水，平素缓缓潺潺，悠然如青蛇漫游；至若盛夏雨季，则身形暴涨，威猛若黑龙出山。如斯殊境，仿佛避尘隐者，安处清修，任尔风刀霜剑，轮回节候，花开叶落，翻覆枯荣，超然于象外，涵养自在，格局自成。

胜水嘉山，无非亘古天赐；流风遗迹，乃见一方人为。相传三国时，诸葛亮南征，曾挥师过境于此。湖广填川，世事沧桑，异乡移民，立地兴旺，樊唐钟黎陈，族谱证变迁。最可贵者，彝汉携手，力克时艰，种稻麦、植桑麻、起市集。兴业商，交流远近，调剂丰歉。惊雷一声，共产主义星火燎原，引领岩坪人，意气风发、志气昂扬，耕耘稼穡、诗书琴剑，探矿采宝、烧炭冶炼，于家于国，倾情贡献。

漫步山村，注视“足印”奇石，犹见武侯用兵之遗迹。凝望火炮碉楼，似闻“老营盘”御敌之炮声。极目烟岚云岫，联想“庙子堡”幽深之堂奥。触摸断壁残垣，恍回“宝庆街”繁盛之光景。伫立石桥梯路，追溯多民族团结之滥觞。摩挲先民铸造之大钟、书刻之匾额、题镌之碑文，钦念“耕读传家”“凤凰来仪”“同结善缘”“风调雨顺”“国泰民安”之夙愿。趋近隐隐坝基、漫寻苍苍石材，复感喟未竟之治水大业、兴利宏图。

嗟夫！时光如水，披沙拣金，克艰克险，载浮载沉，淘濯出“凭岩强本领、攀岩寻出路、凿岩拓新天”之“岩坪精神”，浑然一脉，经久流芳。

君不见，岩之下、坪之上，今日岩坪人铺富路、展骏业、筑安居、谋振兴。郁郁百亩果园、千亩茶山、万亩松林，春华秋实，掩映康庄大道；蒸蒸日上新村拔地、小楼向阳，疏密聚散，镶嵌新美画卷；融融乎百姓笑语、民族欢歌，悠扬婉转，交织成和谐旋律；翩翩乎文人墨客、行旅游商，揽胜交友、采风打卡，欣欣然同赏风物、共话乡愁。

余忽有思：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，孕生胜概几许？日月盈昃、辰宿列张，照见名邦几何？惯看东西南北、历数古往今来，窃以为：欲道名胜之高下，分际不外乎地利之优劣；若说声名之大小，区别多在于人文之淡浓。

回望岩坪，虽地处偏隅、位置一隅，方寸之间、巴掌之内，亦能气象开张，神采飞扬。由是观之，大名胜自当广誉天下，小山村何妨独绝一方。

忽记起清人有诗云：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若借苔花以喻岩坪，可也切乎？似也切乎？

07

甘肅日報

文  
學

2026年8月24日  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南泽仁  
校对 傲昂嘉措  
版式编辑 边强

新闻热线  
0836-7777385  
投稿邮箱  
garb@gzznews.com